

巩本勇诗歌选登

01

春眠

你站成一堵墙，是肉体也有草木的成分
鸟飞，绕过蓝天下的炊烟
我使用水做文章，经过八个镇子和她的三百多个
村子
用一条不长不短的道路牵着，再高一点
就在云彩里了。不去睡和睡不着是两回事
桃花，再也按捺不住地开了
如果是一幅水墨画，我会在春天里拜望一座古寺庙
变成随叫随到的女佣，一场春眠

02

置身

置身 一条小溪，缓慢推进
生出错觉，分不清是暗还是光
溪水是水做的女人
又是一年八月
各种虫子不停地叫着，互相打杀
那些所谓假象
有利修为。有人走心你却紧闭心门
勾眉画角，去换一身伤痕
在暮色里温和慈悲
听溪水的流动声
苇荡接近了风的嘴唇
即便是野花野草也有它的骨

03

野草

野草开始缺骨少肉
冰凌散落，雪花纷飞之后，冷风继续吹动
让汗毛孔都生出根须
这个位置，我想在白天做黑夜的事
谎称前进的月亮
初恋时接近女人就这样
一场雨水过后
牛羊添膘壮肥
我总是没心没肺地笑
听湖水讲古老的故事
只见野草抬高了头颅，一点点将温暖蔓延
一副要与天相接的样子

04

霜降

踏着泛起的水烟
一场霜，浓缩在睫毛上
远处的土山松弛下来，不再光芒护体
你在雾中
抄一首朦胧诗
风吹来。暮色从一座老房子后面缓缓地下沉
没有一把钥匙开时间的门。
白菜，菠菜，柿子，会变得更加好吃
岸边布满了暗影，一个人的名字
像一条黑夜里爬行的蚯蚓
没有二元对立

05

光阴

天外来的陨石，让我的胆量在增大
一起缩小封闭的天空，一起
摘走日月和星辰
大地的襟怀脉脉含情含情，雨是桥梁
我的生活，在写实小说里
总以为看见自己的光阴
被地球出卖了
仍然深深诱惑，仍然
抬上一个高度，又被太阳出卖了
一条河流淌累了就转折
似乎有一支乐曲破冰而来
在一阵再熟悉不过的脚步声后
我的手伸过去，为她喝第一次酒
月光是相册
多么远的影子都能长久存放



06

在湖边

春天，风吹动着水面
一个人去他平日生活以外的地方
有冷雨，和远处的夕阳一同飘落下来
网拦不住螃蟹横着爬行
水鸟，鱼，水生植物，它们提交了第一个电影剧本
听听拍摄场地这些土气的名字：
西闸，湾头，华沟，荆家洼，鱼龙湾……
我的籍贯是一个盲点
大脑是编排错乱的储存器
一条条河流，一座座桥并不懂得你热爱的一切
我的皮肤还原成土地的颜色
家乡的物事是货源
我自己留一部分，另一部分卖出去

07

冬至，等一场雪

车驶过的时候，叶子颤动
空虚的路，调和正午的光
嘴唇、脸颊、眉尖，身体坐怀不乱
冻伤的土层留住缓慢的黄昏
倦归的鸟儿，左右向风
冬至，都想等一场雪
雾霾绑架了太阳，人们总觉得有雪落下
湖中，河旁，我不会走得太近
小镇的人越来越少，主要丢了一位老人
慈祥的老人，悲剧多少有些尊重
一朵朵雪花怕一下子掠走记忆
它们的心事瘦小成冰凌挂在屋檐和窗棂
等一场雪，有时并不寒冷
树木像倒立的人，身形一晃，掉了几颗牙

08

面具

蓬乱的头发
向着云端，飘到远方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峦
有羊出来一瘸一拐
山中野性的溪流
融进坡地
成为一个湖泊
有鸭上岸一摇一摆
让我待在水里。有鱼儿攀上梯子几乎已经接近
漫天啾啾，不会再走失
面具戴久了
孤独的人一定那么多
比如你和我
我突然发现，我身边也有精明的家伙
鸭子是天生姿势
而羊是装腔作势

诗人简介

巩本勇，笔名奔涌，70后诗人、作家，山东桓台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淄博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淄博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桓台县诗歌协会名誉主席。作品散见《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诗刊》《诗选刊》《扬子江》《星星诗刊》《山东文学》等文学期刊和多种诗歌选本，部分诗作被翻译成英文、俄文、希腊文。被评为“第二批淄博文化英才”。

听风

● 蒋曼

从火星探测器上传来的第一个声音是风声，这是真正来自尘世之外的声音，那么陌生，那么熟悉。

但是，更多的是无法比拟，难以言述。这来自火星的声音有我们无法知晓的秘密。在那看似荒芜的星球，空寂的风会带来什么消息？

风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由太阳辐射热引起的。只要有不同受热的气体，就会形成不同的气压，风就从这里开始。但大地上的风从来不是这样呆板枯燥，我们的风不会无缘无故地吹起，它对于人类有更深刻的意义。

地球上的风掀起过滔天巨浪，驱动着滚滚黄沙，裹挟着晶莹的雪和清凉的雨，推动着云和云的相遇。不仅如此，风是邂逅，是吟诵，是传播和繁殖。它们即使是自然而起，也和所有生命纠缠交织。有多少花朵在风中开放，多少种子跟着风流徙，无数的鸟在风中安眠，还有人的千万情丝，随风潜入心灵的幽僻之地。

风扬起过烽火的狼烟，多少檣樯在风中灰飞烟灭；风卷动着无边的萧萧落木，还有朝如青丝暮成雪的白发；风吹起济沧海的云帆，在星河云涛间起舞；穿过时光中的舞榭歌台，斜阳草树，小桥流水，万里山河。风从不驻足，每一阵风都会化成一枚书签，藏匿在历史的深处，等着人们翻阅时，那风定然是穿云裂帛的长歌。

庄子在《逍遥游》中说：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马是风，尘埃也是风吹动。羊角是风，扶摇也是风，它们是生命互相印证的气息，是所有生物的呼吸。

风就这样和人和地球上的生命相伴而行，吹起于彼岸的青萍之末，止于千里之外的草莽之间。风来的时候，人也来过。

地球上的风不会独自赶路，它不仅是水汽的转换循环，也不只是气流从高到低。当蝴蝶扇动翅膀，大洋的另一端会有飓风来袭；大鹏展翅，鸿雁传书，我们的风一走几千里，它是看不见的丝线，听得到的耳语。

爱琴海上的风把文明的种子从一个海岛吹向另一个海岛，直至吹遍整个欧洲大陆。然后在伟大的航海时代，正是在风的引领下，在风的吹拂下，海洋和陆地开始交错相通。

福建航海人也有了一本航海针经——《顺风相送》，每年二三月份，他们乘着强劲的东北季风，从大陆出发，顺风南下，到

达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把一船货物卖完，两个多月后，又随着温暖的西南季风返家。商贸的往来加强了这些遥远的联系。在明代，华人的足迹到达过像今天火星一样遥远的世界。顺风相送，我们沿着风的路线把视线和足迹慢慢迁移。现在，我们听到了千万公里之外的风，蓝色星球的人们在红色行星风的呼啸中听到什么？那是风的呼唤还是警告？

当我每天骑着单车从城市的缝隙中穿过，我总能和风准时相遇，它耐心地告诉我关于自然的消息：清晨，季节和阴晴。远离自然的水泥丛林里，只有风还会信守承诺，它穿过数不清的红绿灯，在街道上奔跑，从楼宇间挺身而出，扑面而来，它温柔地、热切地、焦躁地、愤怒地在耳边诉说。

田间的农人伸出手指，风说可以耕种了；海边的渔民仰头望着海潮，风说可以启航；春天的孩子抓起一把润土，风从他的指缝间穿过，风说，可以飞翔。

在东海渔村温岭市石塘镇，不规则的石头组成的几何图案参差错落，小小的门与窗户，石屋石路石街石巷随着地势高低起伏，风在石头间自由穿梭，那些咸味的、潮湿的海风捎来自然的禁令和许可。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风和草原一样辽阔，风吹草低见牛羊，风吹草低遍地花。风来时，总会把旧的一页翻过。我们也托风带去过无数的消息，有明月中的愁心，春天的相思和秋天的归期。

做不到御风而行，就且听风吟吧。树冠上沙沙的低语，尘土在空中旋转，水面层层涟漪，它们是风来过的证据。而我们的故事，我们的传说也会储存在风里，总有人会听到我们这一代的悲歌和欢喜。

火星上传来的风声里，是否也有关于生命葱茏的传说？航海时代结束后，星际时代已经开始，那从宇宙中吹来的风，会把什么样的消息带给人类？孤独的安宁正在那低沉的轰隆中弥漫，是超越尘世之外的梵音，吸引着人类继续前进的脚步。风把关于未来、未知的所有幻想毫无悬念地传递给人。

心中忽然浮现出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诗句：有时我听到风吹的声音，我觉得仅仅听听风吹也是值得出生的。幸运的我，珍贵的风，相遇在斑斓的星图之下，一样的心潮澎湃，一样的安详自如。据《甘肃日报》